

五
經
義
上

貨惡其棄于地也義

彭世襄

嘗讀禹貢而疑之。讀周禮職方氏又疑之。疑夫徐之蠙珠。梁之銀鐵。雍之球琳。荆揚之三品金。與夫瑤琨。丹碧之屬。瑤彬。瓊儔。轉輸天府。充牧閭閻。今無聞焉。周距夏初。千餘年。職方所謂揚利金。錫。雍利玉石。大致與禹貢同。豈三千年來。精華竭歟。抑焚書以後。今所傳者。皆偽書歟。蓋自甘氏一職官失其司。後世又以開採為大禁。且開闢既久。寶藏之附山麗川。軒豁呈露者。大抵便取攜。採伐殆盡。獨精華疑結。蟠固浮土之下。耳目局於所聞見。輒謂美無所有。棄利數而石田之證。諸古書益茫昧。不得其處。斯地失其利。而國益困於貧。嗚呼惜哉。今天家有寶藏。而日摩首頓足。而憂貧。天下無此愚夫也。不發寶藏之所有。而得轉輾稱貸。以累貧。天下又無此情事也。況誕其旁者。心欺其愚。將思徐奪其所居。而代發其所有。則較之資盜糧者。失策為尤甚。而後歎貨惡棄地之意。先王所以普大同者。至深遠也。洪範八政。首食次貨。貨也者。民生資以用。商賈藉以通。國家賴以富者也。中原數萬里。神州沃壤。千古稱最。西北雄厚之地。磅礴鬱積。得氣尤深。則地方之凝結於中者。必多堅碩純厚之鑄。產足以助鼓鑄。裕度支。為後世以處高寒。不宜稻粱。輒目為瘠薄焉。嗚呼。地豈肯任

其咎哉。先王惡之。非棄貨。惡棄地也。非獨惡棄地。并惡棄人也。地有利而不能開。是謂棄地。人有才而不知用。是謂棄人。朝廷倡其事而導之。而後地之精華出。貨之源流廣。斯民日用充。是則後世封禁之例。其斷斷非先王之意可知矣。漢時蜀之卓氏。程氏。均以鐵冶致富。地里志載豫章郡出石。可然為薪。是煤鐵之利。漢猶有存。唐宋以來。積二千年。蘊蓄之地利。一旦洩而昌之。安有地大物博之區。不足以雄視四表矣乎。

貨惡其棄于地也義

包錫咸

楨榦聳於巖而大匠縱斧飛走游於野而戈人張羅鱗介潛於淵而漁者投餌世未有一物不為人用亦未有物盡為人用而人能坐致之者此產貨在地而取貨在人也天下四民惟農工商並有致貨之術凡沃土瘠壤邱陵墳衍原隰以迄深山大壑遐陬僻遠為天地所涵育者莫不一一羅致之若是則貨盡為人用矣何棄之有雖然地大物博可采者多四海九州窮搜者少大抵古今棄貨之故厥端有三一窮於人力也夫生物者天地而所以生之則仍視乎人雞豚之胎卵也人知飼之育之矣而家不補牢戶不設燠則并胎卵而無之草木之萌芽也人知栽之植之矣而田聽為石鄉聽為水則并萌芽而無之桑麻五穀之滋生也人知灌之溉之耕之耨之矣而赤地千里荒郊萬戶則并桑麻五穀之嘉種而亦無之故衣食生民之大原而統計海內農桑之地十不過二三彼不農不桑者皆棄地也棄地是棄貨也是貨本可產於地而人棄之也此人力不施於農學之故也一限於人巧也凡物之生人所共見亦有所不見采玉者必登山探珠者必入海鍊金者必披沙使五行蘊結百產精英在在星羅棋布人得封采而芥拾之是不顯二氣之妙用矣故火納於木非鑽燧

則不飛爆水納於土。非鑿井則不引泉。五金產於山。非物其地圖則不獲以采取。其自錢幣刀貝以及民間器皿什物之用。凡有資於五金者。亦不可一日缺。人知五金產於山而不知所以取之。是地有貨而人自棄之也。此人巧不竭於井學之故也。一情於人工也。天地賦物以形質。必待人以全其用。絲纓可易而布帛也。黍稷可易而醕醴也。莞蒲可易而簟席也。土壤可易而瓦缶也。夫人而知之也。然習其事不窮其理。泥其一不會其通。粵能為鋪。燕能為函。秦能為廬。胡能為弓車。而有不粵不燕不秦不胡者。則皆不能為也。不能為則是為鋪為函為廬為弓車之物。產盡廢而無用也。推而廣之。皆棄貨於地也。曲木不可以為楹也。設匠人遇之。則曲木棄矣。直木不可以為輪也。設輪人遇之。則直木棄矣。皆人工不通於藝學之故也。夫此農功井務藝事。足以羅天下之百賄。致民間之萬用。譬猶斧斤不為楨幹仇。而楨幹非斧斤不獲。網羅不為飛走仇。而飛走非網羅不獲。鉤餌不為鱗介仇。而鱗介非鉤餌不獲。造物所弗忌。聖人所弗禁。然則欲聚天下之貨者。何不操鉤餌。網羅斧斤。而從事焉。請更為進一說曰。斧斤不利不足窮山谷。網羅不密不足萃毛血。鉤餌不甘不足誘魚鼈。農功井務。藝事之不精。不足以蒐百貨。故古者以惡其棄於地為大同之治。今請以毋棄於地為致富強之本。

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義

王廷棟

禮記郊特牲篇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按此並段借例也但富福二字形聲並似故經傳通用者數頤首直則訓義絕異必輾轉引證於值直特三字之文義乃可通試先就富與福之通段者證之富居洪範五福之一並非字義相通置勿論攷易上經謙鬼神害盈而福謙釋文京作富證一書呂刑惟訖于富王氏引之曰咸福對文言終于作福也證二詩召微維昔之富箋福也瞻卬何人不富傳福也證三左襄二十八年傳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西京賦仰福帝居注猶同也東京賦順時服而設福福並以福為之證四禮曲禮不饒富表記后稷之祀易富也注並云富之言備也本經注亦云福之言備也證五以經證經每經皆有確據而釋名釋言語亦云福富也是福富二字之段借不必援他字傳會而義無不通注謂人君嘏辭有富此以訓之當無疑義至首之為直注云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直也正義曰經云首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方氏懸則曰首謂升首也首直而直支偶而曲故曰直也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於室焉案訓首為升首祭自是確話惟言取義於一體之正似與設祭之義不涉且亦勉強殊甚至以首直而直故訓為直亦第但直字本義詮解嫌與上句訓義不同一例蒙

謂本經直字當為特字之段。特字韓詩作直。相當值也。似非臆斷。祭必汙首則首也者。取其與神相直之意。廣雅釋詁三。特獨也。方言六。物無耦曰特。首為元首。主君象亦有無耦義。又特之段。借為植。王制天子植杓。注猶一也。爾雅釋詁。首始也。說文一下云。惟初大始。道立於一。是一本為物之始。而首尤為人身之始。援此數說。並足為首之言直證。或謂方言十三人之初生謂之首。與論語文人之生也直。不煩改字而顯相通段。可引為此經確證。不知方言以形言。論語以性言。句法雖相似。文義實不相侔也。證如右。

書思對命義

吳寶銘

人之用心。每以暇逸而得。慢皇而失。故有一事一議。隔宿斟酌。盡善毫無遲疑。及臨
時。商無主者。非識有不逮。乃心有所震而致遺忘也。是以文人有創記軍帳有簿冊。
商賈有計籍。皆以手勤補心拙之苦。矧措筭登朝。對敷君父。其震悚惶惕十倍恆常。
魏文貞尚有不能盡達上前者。況庸衆之蚩蚩者乎。玉藻書思對命。蓋即斯意。攷康
成之說。思者。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者。所以對君者也。命者。所受之君命也。書之
於笏。為不忘也。据此可見古大臣兢兢小心。毋自隕越。不自滿假之意。顧蒙按說文。
思从心从囙。首。心神通於囙。故从囙。洪範思曰。睿。言心之所慮。無不包也。从囙之說。
似近怪誕。其言慮無不包。則兼指邪正而言。言書其所思。可以進謹論。即可以陳諛。
詞顯有警戒之義。對者。應無方也。从口。使存言也。从寸。示法度也。又廣雅釋詁。訓敷。
訓常。如詩江漢對揚王休。皇矣作邦。作對是言。宜表揚於外。而獨當其任。不可秘密。
藏奸。游移諉咎。致近譏謗也。命从口。令。在事為令。在言為命。君告臣命也。上告下亦
命也。言君所命者。達之下。無面从背違。致類顛權也。說文意。悉寓懲戒於威儀中。
故古來名臣遇國家承平。所書者無逾水旱盜賊。若當戎狄恣橫。帑藏虛空。則雖君

門萬里亦當逐事條記上達宸聽使天下共聞共見弗以憂讒畏譏沮吾忠謹也或謂後世入朝不措象笏將於何書曰在心不在笏夫人特患無忠直之性耳倘其有之隨物皆笏隨事皆書務斥言利之臣而骨鯁之士進務抑奄寺之權而朝廷之體尊務戒地寶之外隘而帑藏之積富若以媚戎為忠告悉索為嘉猷中涓為捷徑詡詡然秘而不宣自謂小心當大任是雖滿地盡笏繞殿皆書謂之巧捷可矣忠謹則未也

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義

張元炳

孔子曰。矜而不爭。不爭者。不與人爭意氣也。而敗者之必爭勝。弱者之必爭強。又當別論矣。蓋我不如人。而必求所以如人。則非爭不可也。所患者。事事與人爭。而所爭者。不過利與名。至以勝臨我。以強挾我。則我又安於敗。安於弱。而不與人爭也。然則爭之奈何。亦曰提其恥心而已。夫恥心。人人之所同具也。其不能振不能興者。患無有提之者也。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是則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然蔡謨之識。蟊螟猶其小焉者也。若夫國家存亡。所繫強隣逼處。求為齊景之受命。而不可得。使曹沫不雪再敗之恨。句踐不報檣李之仇。低首小心。醜顏受辱。恥辱如之。况再更有不止於此者乎。雖然。後世如蜀漢之於吳。挫於荊州。燼於白帝。再世之怨。而不敢報也。宋之於金。引虎狼以自衛。割地獻幣。而仇不能復也。恥之一字。談何容易。而究之不能報者。一日之力。不可不存者。一日之心。諸葛武侯之前後出師。文信國之分天下為四鎮。雖千秋賁恨。抑鬱以終。而終非始念之所及料也。聖人之告哀公曰。知恥近乎勇。大抵知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人非焦僥三尺。安知今日之敗我者。不轉為我所敗乎。今日之弱我者。不旋為我所弱乎。然則爭也者。正所以反敗為功。反

弱為強也而特難為不能振不能興者告也

天道福善禍淫論

朱兆鵬

人之處世莫不趨吉而避凶求榮而惡辱然而機常伏於所忽之中而事猝發於不及慮之處豈其理無一定哉蓋其所及防者人事之富然而其所不及防者天道也商書不云乎天道福善禍淫此雖後人偽託之辭而理固不爽也請申論之昔孔子有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試有人於此言忠信行篤敬存心以仁接人以禮孳孳焉行之不倦不敢必福之倖邀也無何而宜爾子孫保佑命之矣又試有人於此姦回不軌邪慝並作伐異而黨同縱欲而敗度欣欣然樂此不疲不知有禍之及己也忽焉而覆宗絕祀慘辱隨之矣此其人趣嚮雖殊其於趨吉避凶之道求榮惡辱之情當無不聞之熟而思之深矣乃一則不求福而福自來一則欲免禍而禍卒至者何哉蓋一氣之相感同聲之相應如水流湮如火就燥有不期然而然者閔馬父所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者其理顧不信哉雖然世有積善而不昌積惡而不亡者是果何道哉豈禍福之機或未必如響斯應乎曰此其理不難知也賞善罰淫天之常其不然者其人或行善未誠也或為惡未甚也或色取而行違也或貌很而心慈也即不然其先世猶有余惡惡盡則昌矣或有餘善善盡則

敗矣。此當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昧昧者，顧孰是以疑天道不亦慎乎？且夫艱難困苦，禍之始也。而君子或以勵其志，當貴功名，惡之兆也。而小人因以隕其身，是以同一事也。於善人見為福者，惡人即以之致禍。於惡人見為禍者，善人或轉而為福。此亦猶橘踰淮為枳，雉入水為蜃，非橘與雉之能化，地氣使然也。善乎左氏之言曰：善人富謂之昌，淫人富謂之殃。亦以見善之必不致禍，惡之必不得福也。世之君子，誠知吉凶榮辱之來，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行道以致福，修身以免禍，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能釋焉。故其後世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召禍，而天卒不忍遽禍之。此福之大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惟逞其私智以行險而徼倖，而欲必禍之不及身，此固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公會戎于潛論

王仁俊

嗚呼戎狄之為害中國其患豈自今日始哉聖人修二百餘年之史於開卷之次年即大書特書於經曰公會戎於潛左氏傳解之曰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而即於是年之秋經復書公及戎盟于唐明乎其為戎所脅辭之不得而卒勉從所請也其亦可慨甚矣戎之春秋之世諸戎種類實繁曰山戎曰北戎曰雒戎曰姜戎曰陸渾戎曰允姓戎以衣冠文物之邦與犬羊虎狼雜處世變之度莫莫於是而與魯盟會之戎當指在魯東竟之徐戎言伯禽開國之初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費野一警聲罪致討足令么魔胆裂沿傳數君相安無事功至偉矣洎乎惠公宗邦不競敵欲滋張不能懾之以威惟務綏之以禮華夏同盟實為異日濫觴傳所稱惠公之好者殆指是與息姑嗣立諸侯盟會之事概未及舉而首先發端于戎則強弱之勢豈待智者而始決哉然自會潛盟唐之事行而戎之勢浸強匪惟小覲魯直將小覲天下矣楚邱之變凡伯為執侵曹之禍曹赤以歸蠢爾蠻荆幾幾乎玩中國於股掌之上設非魯濟一遇齊桓慨焉振旅當日時事已不可問所以莊三十一年戎捷之獻傳雖譏其非禮而於吾魯盛衰興亡之勢關係甚鉅無如晉文繼霸襄靈以降專事

尋仇于狄留吁鐸辰諸種吞削殆盡而獨恃戎以為犄角之助戎亦事晉以為不侵
不叛之臣瑕嘉平戎業有成說而蠢蠢之衆猶敢挾邠垂之怨以敗王師齊既戰之
晉復啟之抑獨何與且吾聞穀梁氏之言曰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
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攷潛雖魯地當在今兗州府西南境與陳
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証以今地相距至近會戎于近戎之地假令當日者戎氣甚
惡借修好為名請盟弗遂即振一旅之師脅公而歸其國豈入極之無駭能據理以
挫戎之氣歟乎抑伐鄭之羽父能帥師以搗戎之巢穴耶哀哀諸臣束手待斃家國
之危莫此為甚夫褻千乘之尊以入豺狼之境其能晏然無事者亦僅耳當日所謂
請盟公辭者蓋以緩盟辭非以不盟辭也然而畏戎亦甚矣

吳伐鄭論

張煜

春秋書吳伐鄭者。蓋為吳入郢北先聲也。文宣以降。中原不競。蠻夷日張。自屈平通吳於晉。教吳乘車教吳戰陳。於是文身椎髻之俗。駸駸乎有薦食上國之思矣。然吳雖強。其猶有忌者。楚也不遽肆志於楚。而先加兵於鄭。君子曰。是將以謀中國之大勢也。吳之用心。亦狡矣哉。不然。鄭蕞爾邑也。介齊之南。鄙魯之東。郊存之於吳。何損取之於吳。何加壽夢以英鷲之安。享國日久。囊括四海。席捲八荒。其志願不可測。詎有舍對壘之強國。爭無用之石田。勞師動衆。興兵構怨。僅僅為伐鄭一舉計者。乃曾不數月。而州來之入。魯史筆之。可知欲肆志於楚。必先得志於鄭。實為中外強弱一大機括也。春秋書法。綦嚴是役也。吳始入經。其旨微矣。然則伐鄭。鄭威。吳有憑陵中國之志矣。晉為霸主。何不問曰。晉將連兵病楚。睨吳不暇。不欲問也。晉之會吳。始於鍾離。先是景公盟蒲。召吳不至。厲公合七國以會吳。而吳至焉。悼公立為雞澤之會。吳又不至。越二年為會於戚。而吳至焉。會於祖。遂滅偃陽。以通吳使。會於向。諸樊新立。為吳謀楚。凡晉之會吳。有四。惟戚則吳人來。餘皆諸侯往來。會則叙吳往會。則殊吳遇吳有禮。不憚道路之勤矣。彼楚人驚悍以窺諸姬。諸侯之能與為敵者。惟秦

與齊齊既攜貳秦且棄晉以合從焉楚獲強助晉勢益孤屬悼之際欲起而制楚誠難也吳居其肘腋之下壽夢方銳亟臣啟謀吳為晉用楚軍未出則捷其旁既出則襲其後鳩茲未定楚駕已取鄧康子重一朝盡喪伐郢一役楚誠岌岌哉或有議者曰何以知其為入郢先聲也曰楚方主盟於蜀不三五年而伐郢之師已猝起而敗楚之銳氣也伐郢而楚不動於是州來之兵至矣州來之兵至而伐巢伐徐寢至蠻夸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矣楚之不振誰貽之耶厥後雖巢隕諸樊閭戕餘祭入吳朱方執齊慶封康王即位楚暴吳弱宜謂不敵然王僚既立長岸一戰而師壓楚境雖父再役而七國喪敗疆場不靖雄雉告警雖欲息民何自息哉縱楚君臣保固牧圉綢繆恐後無如闔廬發憤為雄遠邁前代一舉滅徐再舉伐越內因胥詬之怨外藉唐蔡之讎用孫武權謀之師長驅入郢君舍其君之寢臣居其臣之室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噫涓涓不塞遂成江河故曰郢之成楚之禍也而亦非晉之福也戎狄內訌諸夏聽命履霜之漸實肇於此君子讀史至魯成公七年所以廢書三歎也